星期

天笑主任

第十六號



THE SUNDAY No.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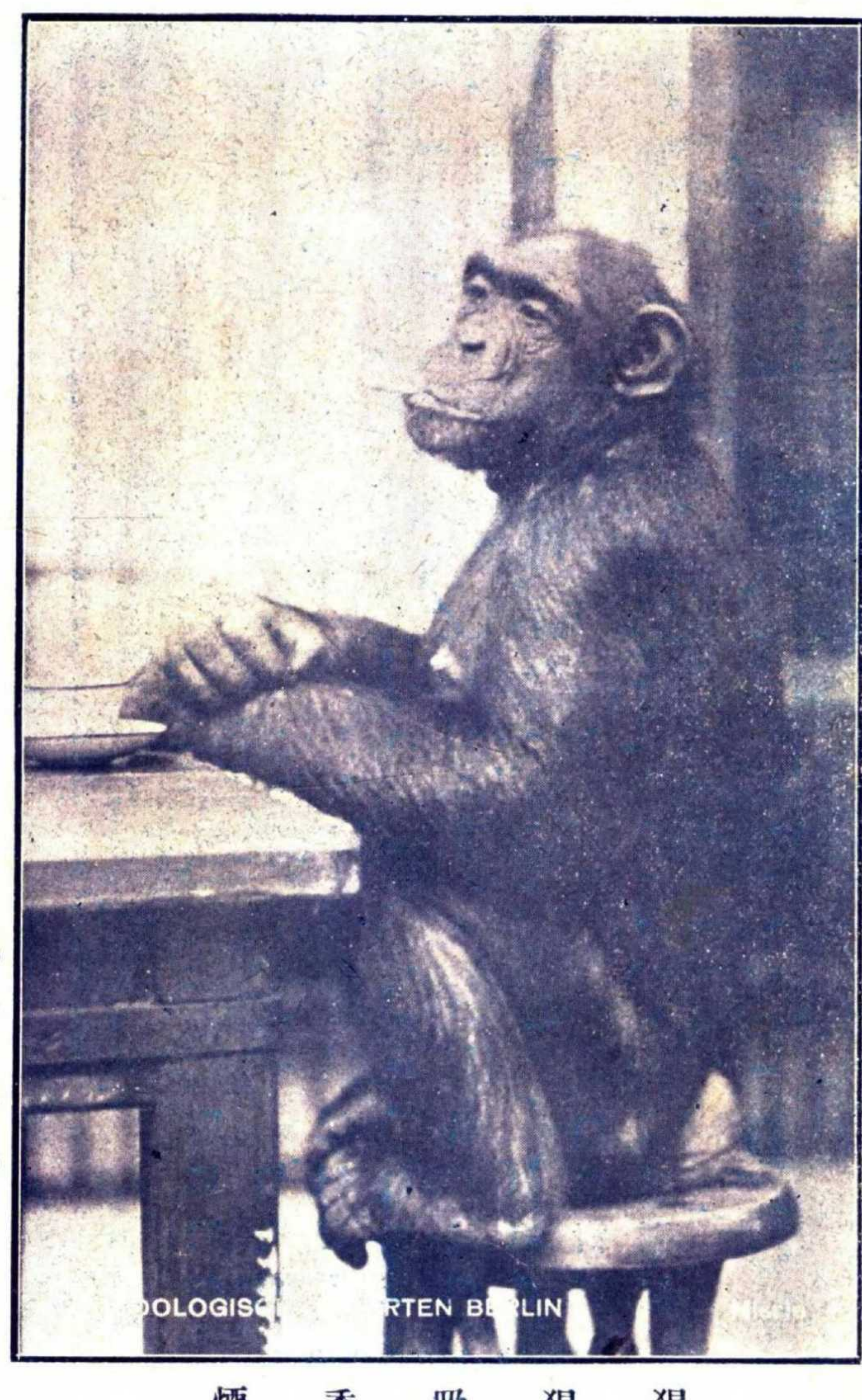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弱影纖條怯路歧
低徊何忍當花枝
料因拾得相思草
怨我清狂采擷遲

求幸福齋主人題

包可永寄



猩猩吸香煙

內務部批第[illegible]八號

原具呈人袁覺[illegible]

呈為製造藥露懇請化驗註冊由

呈暨件悉呈送痛瘋骨痛露解毒止痛露藥品二種請化驗註冊等情到部當經令據衛生試驗所化驗呈覆尚無妨害物質自應准予立案令行批示遵此批

中華民國十八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

內務總長

上海英租界西新橋北首

濟華堂藥房

外埠均有寄售 函購款到即寄

內務部化驗農商部註冊





本行為鼓勵儲蓄起見各種儲蓄利息特優普通儲蓄茲摘錄數例如左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六十五元有奇（丙種）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每半年付息一次（戊種）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有奇（己種）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洋五百元（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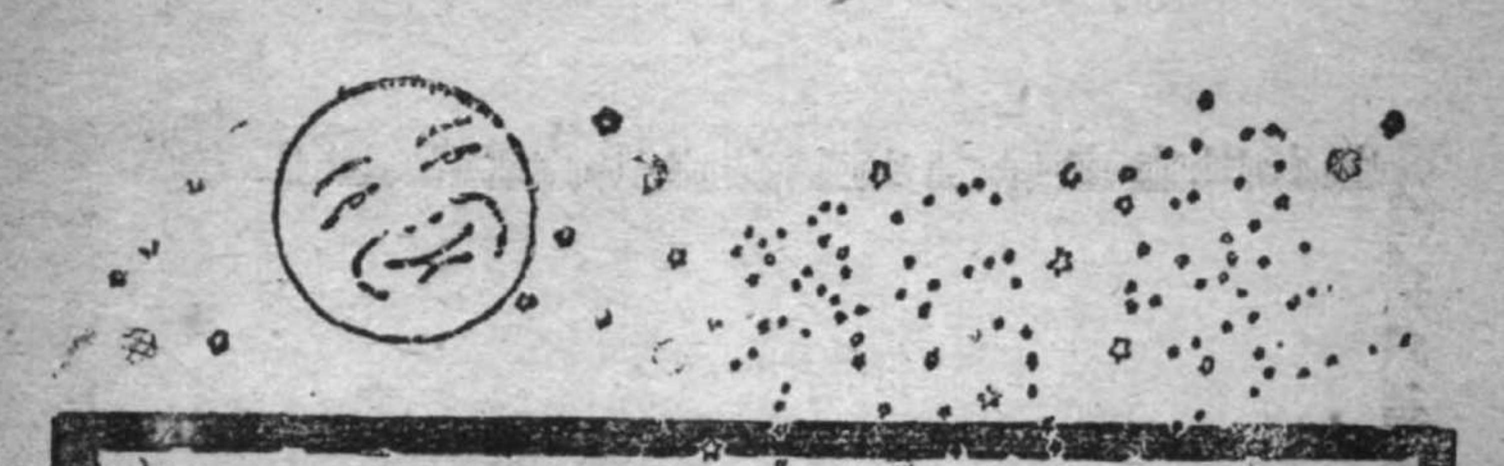
新華儲蓄銀行上海分行啓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雅人深致
閑坐花陰
吸金馬烟
閱紅樓夢
雅人深致
至足羡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GOLDEN HORSE
50 CIGARETTES
Selected Leaves.


梅蘭芳唱木蘭從軍
俺自從。到邊關。家鄉信杳。
思想起。二爺娘好不心焦。
奉將令在營前四周巡哨。
我只得。跨鞍馬去走一遭。
替老親。纔把那家鄉撇掉。
爲國家顧不得夙夜辛勞。
夜深時。叢簿間月光斜照。
霎時間飛鳥過驚我推敲。
回大營。要報與元帥知曉。
祇恐怕破番兵就在今宵。
夜靜更深宿鳥起其中必
定有戎機。來在營前下坐。
騎進帳報與元帥知。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
唱片與機器價目樣本函索即寄。



星期第十六號目錄





金錢底下的倫理（一）

天笑

一個北里中的女子名字喚做兪翠仙他在十六歲的那一年便生下一個兒子這個倡門之子曲巷之兒生下來就是個沒有父親的孤兒並不是他父親的短命死了委實是他父親在他做胎兒三個月的時候已經拋却這臨時的妻未來的子而一去不返了但是這胎兒不管他有父親沒有父親他總得出世他母親也不管他有父親沒有父親總得撫育他預備將來嫁了人添一個候補父親罷了如此光陰荏苒又過了五年兪翠仙已是二十一歲他的兒子也有了六歲了可憐那小孩子只知道有母不知道有父幸虧他那環境對於那種事不算希奇而且和他同樣境遇的小孩子也非常之多這一年有個做賣買人口的水販媒人喚做陳嫂子的他來望兪翠仙說話中間便談起他那鄰舍有個苦人家夜飯米常常沒有膝前的子女拖拖拽拽偏生來得多他此刻託我要想把第三個女兒送與人家但是他不願給人家做丫頭或是螟蛉做女兒或是領去做養媳婦都可以使得這女孩子生得標緻咧三小姐你看

金錢底下的倫理

見了也歡喜俞翠仙道今年有多少年紀了是什麼地方人陳嫂子道那女孩子今年剛十歲他們原籍是徽州但在上海已經有二十餘年了說的是本地口音俞翠仙道你明天領來我看看要是好的我便買了我家小毛頭今年也六歲了我就給他討一房小媳婦女大四歲也沒什麼要緊到了明天陳嫂子果然把那女孩子領來了雖不能像陳嫂子所說的話十分縹緻却也生得白皙只不過鼻梁內有幾點細麻子俞翠仙見了却非常滿意問問他要多少錢陳嫂子說他娘說淨到手要二百塊錢中費不在內俞翠仙道你告訴他們我不是買了做討人的也不是把他當婢女使喚的我是把他當媳婦看待的敎

他要明白陳嫂子道我也如此說但他們都要靠在這女兒身上餘一點錢下來做做小生意三小姐你不在乎此隨便叫那一位大少爺出了錢就是了俞翠仙道你這老太婆倒說得好笑買首飾做衣服倒好叫大少爺會鈔討媳婦怎能也叫大少爺會鈔既然如此我就出了一百五十塊錢罷但有一句話要說明白雖然是做媳婦我却要一張絕賣的紙頭陳嫂子道好明天給你回信這女孩子就留在這裏罷俞翠仙答應了說晚間領他到小房子裏去留在生意上很危險的這兩天巡捕房裏常常捉小囡過了一天陳嫂子又來說已經談妥了紙頭也寫了來從此這倡門之子便有了一個倡門之媳六歲的小孩

子也不知道就是他的未婚妻十歲的女孩子已解情事口內含羞不言心想怎麼有這樣一個小丈夫可是終究一個小伴侶他們倆便趕着喚姐姐弟弟便了對於俞翠仙當然是個名分已定的姑媳喚他一聲媽了

光陰迅速又過了五年俞翠仙已經二十六歲了論起年紀來不免有遲暮之感然而以他的善於修飾精於葆養丰姿流麗瞧上去不過二十左右的人他屢次要想擇人而事可是妓女的嫁人比了良家子的條件要苛得多高貴些的客人總是預備做姨太太無奈這些名妓養尊處優不甘屈服要是遷就些能人家不敢要他他也不屑屈就因此便這樣的躭擱下來可是他心中卻有一個人很合他的條件就是那一方也很有意思這人姓張是個浙江富商之子家中有百萬產業雖然有個花燭老婆卻是不相和諧一任他在外眠花宿柳不去管他這位張公子正和俞翠仙熟的時候便一定要討他俞翠仙也很願意所躊躇的就是那兒媳問題便說我呢一心一意的跟着你只是這兩個小的如何處置而且你是個公館人家僕嫗衆多留點笑話給人家嘴裏我是擱不下這臉兒再著我跟了你我是要明公正氣的橫豎你夫人吃素念佛不管你的事我來給你管管家事也好張公子道我們這些人家討幾房姨太太當然也沒人反對的你自然進宅的好不過有一件

金錢底下的倫理

四

我們老太爺本來身邊也有一個人去年不知怎麼樣忽然走掉了老太爺心裏自然不高興常常在家中發脾氣他的意思自然再想補討一個人也屢次表示這個意思我們弟兄却沒有接下文第一呢因爲老太爺年紀大了精力就衰何苦自己再去尅伐糟塌身體而且年輕的姑娘嫁一個老頭子人家也不願意第二呢也瞞不過你我們兄弟兩人不無有點私心萬一老太爺再生出幾個小兄弟來於我們家產上却有些損失而且現在大家提倡產兒制限的當兒這也是一個產兒制限的問題啊俞翠仙笑道我知道了第一個問題是騙人的話難爲你一片孝心顧憐着老太爺精力就衰不禁尅伐第二個問題却又怕老太爺生出小兄弟來既然能生出小兄弟來如何說他精力就衰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自己要想討姨太太老太爺却不許他討姨太太你們這班人要算沒有良心了張公子道所以我們這一回事最好先解決了老太爺的事然後再談我們的事老太爺一定沒有話說要不然這頂子一定碰成了

又過了數天俞翠仙和張公子說道前天所講的事我倒有個主意在此不知你贊成不贊成張公子道是個什麼主意你說出來聽聽俞翠仙道我們這個小阿媛你是常看見的他還趕着喚你乾爺的他今年雖只有十五歲却是發育得早瞧上去好似有十

七八歲的人了偏生我們的小毛頭今年雖已十一歲發育非常的遲瞧上去不過七八歲的光景因此雖然只距離四歲却似相距離很多去年就有人勸我把他帶到生意上來出出堂差教教曲子我躊躇未決想這碗斷命堂子飯有什麼吃頭能彀避去也就避去了現在聽說你們老太爺要討姨太太我們想法子把小阿媛嫁給老太爺豈不都是我們一家人嗎將來隨便什麼事便容易辦了張公子道好雖好那小阿媛不是已經說給小毛頭做媳婦了嗎如何又嫁人呢俞翠仙道你又迂夫子了堂子裏的女人還有什麼一定的嗎人家明媒正娶拜過堂結過覲甚而至於生過兒子的拋撒了男人嫁給客人的也不知多少何況他們不過口頭說說的養媳婦算得什麼事我近幾年瞧他們兩個發育上的遲早我早就存了一個心了張公子道以十五歲的小姑娘嫁一個老頭子不知小阿媛的心中願意不願意俞翠仙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他能自己做主嗎他的身體就是我的我要教他怎樣他不能不怎樣而且教他跑進去就做娘呼奴使婢還有什麼不願意總比在我家吃苦好一點所以小阿媛一方面可以說不生問題不過二少爺一方面也得疏通一點張公子道老二一向出門他也聽我指揮只是怎麼一個方法教老太爺先見見小阿媛兩人有了感情便容易牽馬了待我先想想再來答復你

張公子回去便與他一個常陪老太爺出來游玩的門客相商把自己要討兪翠仙的一段事隱瞞只說老太爺身邊沒有人不大方便沒人服侍如今我看見一個人很是端莊流麗而且是個處子想替老太爺做媒那位門客道好極了聽老太爺的意思很想弄一個人自從上一回這位姨太太走了老太爺很是不快活常說兒輩不體諒他這一回大先生旣然發心這事包在我身上成功今天晚上我就請老太爺吃飯先把那姑娘叫來和他鬼迷一陣張公子道很好我去預備你局票寫小花園兪翠仙就得了張公子一口氣跑到小花園給兪翠仙說了兪翠仙立時把小阿媛頭上換到脚上梳辮子挑劉海擦頭頸着鞋子足足弄了有三四個鐘頭收拾得花枝招展張公子在旁邊只管喝采說老太爺見了一定歡喜從前我們那位姨娘還沒有小阿媛這般漂亮老太爺已是喜歡得什麼似的可恨他沒良心背着老太爺走了其實也是他自己沒有福氣我們家裏那一件事待斷了他剛剛收拾完結叫堂差的條子已經來了樓下喊道張到都益處張公子知道這定是老太爺來叫局了因爲老太爺很喜歡吃都益處的再取局票上來一瞧確是這位門客的筆跡起初兪翠仙要想跟了去瞧瞧老太爺的張公子道不好你此刻一露面將來見面時不被老頭子認了去嗎兪翠仙一想不錯便派了一個得力的妓傭伴去

這一天成績非常之好老太爺是久旱的枯樹好像得着了些濃雲微雨小阿媛宛如一叢新蓓蕾的紫藤花把這棵老樹死命的纏住或者也是前生的緣分罷從此以後老太爺非小阿媛不歡而小阿媛也一心一意的傾向着老太爺加以門客的隨時湊趣老太爺已露要着討小阿媛之心就怕兩位公子阻撓就向那門客微示己意門客就一力擔承說我還着三寸不爛之舌一定向兩位公子疏通好了這也是門下應當效力的事老太爺說這事辦成了某處商店經理一缺本來要調人了我就派你去辦這位門客樂得做這現成的媒人一方面就向老太爺說兩位公子已經答應了說老太爺身邊確是要一個人服侍服侍一方面就和俞翠仙辦交涉俞翠仙說我們小阿媛剛剛纔要冒出來我又老了做不動了我想靠他身上賺個三萬五萬既然老太爺歡喜他我也願意他們望高樹上攀去倘然別人要討他我至少要七千塊錢現在老太爺喜歡他就給我五千塊錢罷門客說一定可以成功回報老太爺時先把這老頭子嚇了一嚇說是他要在這個討人身上發一票財現在還不肯嫁人是我再三和他們磋商纔有活動之意但是非七千金不可老太爺說要錢就好商量明天老太爺就劃了七千銀子的莊票給門客門客不敢隱瞞把數目告訴了張公子張公子說好了一千塊錢你拿了去其餘一千塊錢賞給樓上

樓下妓院內諸色人等老太爺討人當然是光明正大的事

白髮紅顏有情人已成了眷屬了小阿媛一到這富翁家裏已覺得心滿意足那未婚夫的小毛頭平日呼他爲弟弟的雖然也有些不忍爲別也不過偶然心底裏有個影子罷了老太爺喜歡這位新姨娘正是含在嘴裏怕融化一般小阿媛也福至心靈一切言語動作很爲得體上下人等都稱他好老太爺的事解決了大少爺的事當然也解決不到一個月俞翠仙也要進宅仍託這位門客向老太爺去疏通老太爺自己新討了一位姨娘倒不好說不許兒子討小老婆不過提出幾個條件說小姨太太進了宅不

許越過老姨太太還有一條說是小姨太太進門要向老姨太太磕頭可憐老頭子要討好自己這位姨太太所以有這種要求不知他們原是一家人只瞞過你老頭子罷了張公子聽了這要求面有難色和俞翠仙說了俞翠仙道都答應他怎麼叫做不得越過老姨太太我有什麼事要越過呢就良心上說老太爺也年高了小阿媛也只享幾年福老太爺千年以後不是仍舊在大少爺二少爺手裏討針線嗎至於進門向老姨太太磕頭你們的家法如此我怎麼獨異況且名義上實在是我的婆了

過了幾天俞翠仙進宅了遵了老太爺的命令先見了老太爺磕了頭然後老太爺喜孜孜的引領他到

新討的老姨太太房裏哈哈的笑道你們兩人見見他倒比你年紀還輕咧兪翠仙見了小阿媛便與忽忽的磕下頭去小阿媛慌忙還禮不迭又低低的輕輕的笑得喘不過氣來的說道媽快不要客氣了快起來罷折殺我了

又過了數天兪翠仙把小毛頭領到張宅來玩要只說是一個過房兒子恰巧小阿媛走過來兩個人正碰了一個對面兪翠仙怕小毛頭叫出阿姐來連忙跑出來向小毛頭道你叫他一聲好婆又輕輕的說道如今他是你的祖母了小阿媛想起前情不覺抽了一口冷氣回到房裏去了小毛頭却只是癡癡的出神他想這位阿姐在家裏的時候媽說將來給我做老婆現在却又叫我喚他一聲好婆同是一個婆字怎麼可以如此活用明天到學校裏倒要問問教國文的先生去又想從前阿姐總同我一處玩如今理也不理我了這是什麼意思止不住從眼眶裏流下一滴眼淚

⁂

天笑生道金錢底下的倫理還不止此還有種種奇幻的變態我試作了這一篇讀者諸君不知感想如何





家庭的牢獄

小二先生

阿燕是一個二十五歲不曾出嫁的女兒伊每月的功課便是帮着伊的母親整理家事劈柴燒飯做菜刷鍋洗碗替伊的兩個兄弟縫洗衣服有時閑了或是帮着伊的母親摺疊敬菩薩的紙錠伊每晨總是八點鐘便起來了先將伊自己臥房收拾淸楚再下樓到伊母親的房裏洒掃整理等伊的母親起來了伊的事務更加紛繁了一般鄰居婦女們看見伊這樣的勤懇都稱贊說『阿燕姐眞能做人家從來不曾看見伊出外去玩耍或是在家和人鬬牌祇是終日裏帮着伊母親忙碌將來出了嫁必定一個是很善持家的媳婦』伊的母親聽了祇是口裏謙遜說『家中沒有傭人說不了叫伊做做伊那裏是情愿呢』伊聽見母親這般說心中老大不高興立刻不做事了伊母親呼伊說『阿燕爲什麽碗也不洗菜也不擺在橱籠裏莫非又要淘氣了嗎』阿燕依然不聲不響祇是咕都着嘴伊的母親湊近伊前小聲說『阿燕你這孩子太糊塗你今年已是二十五歲了還不懂得人事嗎你知道你老子那種脾氣待你的兩個兄弟他親生的兒子尙

且那個樣兒何況你又不是他生的呢我爲你也不知和你老子嘔了多少氣你還不知道嗎我祇不肯和你老子吵鬧使街坊鄰居們知你是一個拖油瓶的女兒爲的是將來好給你好好的尋一頭親事別叫人家瞧不起你這是我待你的一片心血你還不明白嗎祇顧和你媽嘔氣你這個丫頭眞是不識好歹啊』伊的母親數說完了伊仍是不聲不響但是伊的兩眼早已紅紅的悄悄的落下淚來了過了一會兒伊見伊的母親回房中去了伊揩揩眼淚依然去做伊每日應做的各事

有一天伊的大兄弟從箱子中檢出一件夾袍子來交給伊說『這件袍子尙不十分舊祇是領子高了二三分袖口和開叉處都有些毛了阿姐給我收拾收拾明天我要穿呢』阿燕答應了但是伊這一天中整忙亂了一日好容易到了晚飯後收拾完畢便上樓回房睡了不曾記得收拾那件袍子的事到了次早伊的大兄弟要穿向伊問時伊方想起笑說『啊喲我忘記了你明天再穿罷』伊的大兄弟聽了把臉一板袖子一甩回身就走嘴中還咕嚕着說『你成日裏在家中不知道做的什麼事這一件小事求你使搭起小姐架子來了』阿燕聽見不覺生氣說『我做什麼事媽總知道的並不曾有一刻的閒空誰是什麼小姐端架子我比人家用的大姐還不如呢伺候了老的還要伺候小的』說着伊又哭了

伊的大兄弟嚷道『誰叫你伺候我不過怕媽煩神就請你收拾一件袍子也不算是伺候啊……』伊的母親聽見伊和兄弟吵鬧忙走出來說『又吵什麼』伊的大兄弟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伊的母親說『既然伊不曾收拾就遲一天也不要緊伊何必哭呢』因呼伊說『阿燕你兄弟也說你什麼却為什麼哭難道你將來到了別人家也常常的哭等我去勸你不成』伊經母親這一聲教訓又不聲不響了祇是獨自抽抽咽咽的哭泣伊的大兄弟已是出外遊逛去了過了一會兒伊抽開拿了那件夾袍上樓獨坐房中拿着針線慢慢的縫一面縫衣一面却聽見隔壁人家中牌聲歷落笑語雜沓却是婦女聲音知道是隣家的王嫂嫂和那二小姐們又鬪牌了伊想『王家的嫂嫂不過纔二十二歲便已出嫁三年了且抱一個兩歲的孩子雖然也須料理家事却不比我這成日做苦工還得不着工錢的快樂嗎那二小姐纔十七歲雖然不曾出嫁但伊在家中是何等的快樂一事不管每日不出外看戲游耍便是在家約人鬪牌一樣的未出門的女兒何以我便這樣的苦命呢』伊心中思來想去最後的歸結是『怨自己的命苦』又想起前三個月曾有人為伊做媒那男家的人物年貌都相當伊的父親却嫌聘金數目不夠一定不肯答應便決裂了……似此也不止這一次伊因此心中又把所有的怨憤都集於伊的

父親身上心中咒恨道『他又不是我親生的父親却何苦把我扣押在這做苦工的監牢裏不放呢』伊心中這般的想手中却依舊一針一針的縫不多時已縫完了把袍子摺疊好了送到伊的大兄弟的臥牀上又去忙伊每日應做的事

又過了幾天阿燕的父親來了……這是每月中常有三四次的事他不知因爲何事却與伊的母親爭吵起來他祇是拍桌頓足的狂喊伊的母親却絮絮叨叨的哭泣阿燕起先是懼怕後來唯有躲上樓到自己房中去了心中又想道『這必是老頭子又嫌家中什麼費用大了但是他既然如此節儉爲什麼當年又要多討我媽這一房家眷呢難道不知道另外多一房家眷是要多一處的開消嗎據媽說是老頭子近來脾氣變了從前不曾有過這樣事這話是確的照此看來女子嫁一個丈夫也很須選擇啊無怪乎我父親替我揀擇婚姻太嚴了』

又想道『不然不然他的意思未必如此他或是因爲我若出嫁後家中須得用一女傭開銷更加大了因此留我在此做一個不給工錢的女傭是這樣了我難道竟甘心做沒有工錢的女傭了這一世嗎』伊想至此處低頭向自己的身上瞧時果然所穿的衣服和家人的女傭們一樣並且祇有不如伊心中更憤想道『我倒不如竟自出去當女傭了每月還可以得三元五元的工錢……再不然也可以去做

女工或者可以更多些工錢這是一條最穩善的道路』伊想得這一條道路頓時心中大為高興好容易側耳聽得樓下沒有吵鬧的聲息了伊輕輕地走下樓來卻見伊的父親已是又去了祇有伊的母親獨自一人生悶氣呢伊先倒了一杯茶送到伊的母親面前又站了許久方見伊的母親向伊說『你知道你那不講理的糊塗老子嗎他說快要過節了問我家中須用多少錢我說家中用錢有限祇是布店和米店裏有點帳他聽了便問布店為什麼又拉帳我告訴他是因你和兄弟等的衫袴都破了沒有換洗的了所以每人都添做了一套他便吵了起來什麼以後拉帳他不管了什麼留着這大的女兒總是

一個賠錢貨啊阿燕你想我何嘗不是到處託人給你找人家呢但是每有人來做媒他總想先講聘金的價目不是一千便是五百人家有這些錢問還愁不能買一個女人嗎他如今卻反怪我和我吵你道令人可氣不可氣』

阿燕聽了想道『這是機會到了』因說『媽你不要生氣既然爹不願意我在家我可以出外做工去』伊的母親扭頭向後說『我不能聽了他的話便把你推出門去』阿燕知道母親是錯會意了因又說『媽我並不怪你推我出去我本來自己情願出去做工的』伊的母親看定伊的臉問說『你自願意嗎好好你大概是不願意和你媽在一處受罪了

你想自己出去找女婿罷了做什麼工你會做工嗎』阿燕低聲說『人家女人做工的多得很爲什麼我……』伊的母親接着說你怎能比人家人家還有到堂子裏做生意的呢你也願意去嗎我時時刻刻巴望你好好的找一頭親事惟恐怕人家知道你是一個拖油瓶誰知你果然不向上不學好倒要自己出去做工那些做工的女人那有好的那一個是正經人家的女兒』一邊說着一邊喘吁吁的又咳嗽起來阿燕見了這般樣子心中登時又害怕了忙替伊的母親捶背又倒了一杯開水來口中說『媽你不要生氣不許我去就不去是了』那個老太婆……伊的母親氣方慢慢的平下去不再勞叨教訓伊了

阿燕受過這番教訓之後再也不敢提出做工的請願了然而伊每日依舊在家中做那些劈柴燒飯做菜刷鍋洗碗洗衣縫衣等沒有報酬的苦工



散花一劫

引平

柔嫩的碧草鋪滿公園的廣場場邊些草花都開的鮮豔這時一個少年呆立在那裏獃望距他十丈以外正有輛鋼絲車疾馳而去車上是個女子把方白絲巾向後揚了一下少年也立刻把手杖舉起直等車影看不見了少年才掉頭四面瞧了一遍握着手杖慢慢地踱回家去

少年姓李名玉芝他與那車上的女友在公園裏會面這是第三次了他這次相見心理的愉快算他生平所未有因爲他這一次和女友解決了一個重要問題這問題他三個月來屢次要提出可是到了嘴旁偏又嚥下去了直到現在才敢冒險吐口結果竟是如願以償他這時心下說不出的歡喜四肢百骸全都充滿了愛力他又細細咀嚼女友臨別的一句話『…玉芝太陽的熱力是不變的愛力也是永久不變的』他覺得他的眞情極可寶貴他以後的新生命將在他這句話裏發榮滋長了但他困難的問題正多呢他的父母在玉芝八歲的時候早已給他定了婚並且帶家來做了童養媳他雖把先前重要的問題解決可是這一件困難事却沒了擺佈

他一面想一面到了家裏放下手

杖卸去長衫呆坐在一張藤椅上瞬着兩眼亂翻聽得房外有人走動進來一個女子約莫十六七歲白凈的面孔瘦削的身材兩手捧着面盆裏面正騰騰的冒着熱氣他放下面盆頭也不擡一逕去了玉芝兩眼直送他出了房門這才收回視線嘆口氣道『可叫我怎麼處置』他心裏又想『論他的心性原還不錯他打九歲進了我的門到現在十年了兩口子雖不說話他可沒件事錯待我但是這種麻木的愛情有什麼價值他又那知愛情是什麼呢』想到這裏不覺把在公園的情形一一追憶起來那種甜蜜的細語一時又震動他的心琴他髣髴還坐在公園的石凳上和一個人扭股兒糖似的厮並着在這個當兒先前那女子又跑進來手裏握着茶壺隨把桌上的茶杯就湯盆裏抹了一下拭凈了傾了滿杯茶一眼也不向玉芝只淡淡的說了句『水冷了』恰巧後面有人喚『素英』女子便應聲出去玉芝的心神給他來一打攪立刻打公園裏飛轉見桌上新泡的茶不覺又發了一回怔心想『他的臉子爲什麼不是橢圓式他手如何這樣粗糙再說他腰肢爲什麼這樣粗呢他的眼睛也呆鈍死了一些兒靈活流動的神氣也沒有咳我受了他這麻木的愛情我眞要給他悶死了……決計……』他不想了像有了什麼決定洗好面寫封信給他的一個朋友

第二天那個朋友來了和他磋商了半日

第三天玉芝家裏大鬧了他的父親責罵了玉芝一頓玉芝氣的睡了一整天後來索性不起身也不說話也不吃飯他母親來安慰了幾次說『你且別急再設法』這時那個女子叫素英的連影兒也看不見

隔了四五天素英的娘來了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便同去玉芝勉強出來招呼了一聲一眼看出素英亂蓬着頭滿面淚痕兩眼腫得紅暈四映悽冷冷的跟在他母親背後玉芝連忙縮轉身跑回房去靜聽

這裏素英的母親要走了素英一把拖住他娘的衣角哽咽着說道『娘可憐念你女兒帶我回去罷我……我……』連哭帶喘說不出什麼抽噎了一陣眼淚益發從那水葡萄似的眼眶裏泉湧般滴下來

『好孩子別哭這也是你命苦可不能怨着我做娘的』素英的娘說到這裏禁不住也傷心起來這時玉芝的母親不則聲惟握着素英的手勸他住哭接着素英的娘又道『哭什麼你婆婆他可待你不錯做人的媳婦和做他的女兒都是一般疼你將來既把你當做女兒看待我也免得操番心好歹你總得有個安身的去處你跟我回去又怎樣呢』他娘說完這話咽着氣去了素英這天也睡了沒起來但是玉芝聽了這話心裏一

塊石頭放下了打這天起興高采烈的進行他的好事

一天晚間他的朋友又來了滿臉堆下笑手裏捧着一本書也似的一個紅色包裹說道『這東西來了我在那邊已說好一個月後放定那邊已答應下來你的呢』玉芝一聽趕忙向小皮篋裏拿出一張照片他朋友接到手裏道聲恭喜拔步去了這時明晃晃的燈光之下已合着一堆的人在桌上打開那紅包裹原來是一張六寸半身的女子照片下面端正寫了『摽芬十八小影』六個字玉芝的母親端詳了一回很有些滿意的樣兒玉芝的父親掏出一付眼鏡套上也把頭鑽進一瞧只不則聲哼了一下說『兩耳掛的什麼東西到像學堂下操用的木啞鈴似的』這話說出接着轟然一片笑聲玉芝得意極了指手畫脚的說『怎樣你們還沒見他笑呢』他們這時的視線都注在相片上玉芝覺得後面像有人微嘆了一下回頭一瞧見那人已側轉身低頭跑了瞧那瞬中身影確是素英

一個月後玉芝病了那時正是天花盛行的時候病了三天醫生診斷說是痘症這一來全家的人都慌了手足七天以後玉芝徧身出痘家人日夜伺察都累的精疲力倦素英原不進他房的後來看看緊急了他婆已有幾夜沒合眼睡只得也來病榻旁周旋最重的時期他也曾坐守了兩夜沒敢合眼三周以後玉芝痊愈了他家裏的

人不知在神前許下多少願這時才都把心放下可是玉芝却恨的不立刻死掉原來他病雖好却給那『不幸之神』留下點紀念來一付白皙的面孔這時通都麻了『麻了麻了』這消息傳出去他那個朋友便來探視了一回一個禮拜後他又接一封信他看了整整哭了一夜這時他還不曾起牀接信的第二天他那朋友又來了說了幾句話玉芝便搥牀大哭他家裏的人百方勸解那朋友也着實勸了一番以後那朋友接連來了四五次最後一次他交來玉芝的那張照片他去的時候手裏也拿着先前一本書也似的紅包裹出去

『你好你還記得公園裏說的話麼……太陽沒變呀……你因爲我麻了麼』接着便是一陣悽厲可怕的狂笑打一個病榻中發出這陣狂笑激動四圍的空氣把一房人的呼吸都給堵住了一些兒聲息不聞這時榻旁坐了一個女

子捧着一碗藥水默默無言注視在榻中病人的臉上旁邊一個中年婦人道『素英你看玉兒今天瘋的更利害了聽說他家的那位姑娘也病了怕也是天花呢』女子點點頭榻上病人又睜開兩眼大聲呼叱『麻了……麻了……手鎗……打死的好……』說罷兩手在臉上亂抓似乎要剝下皮來忽的一翻身向素英一笑一骨碌坐起拖住素英的手哭道『你原來在這兒你救救我罷我的心

碎了你還答應我麼……我懺悔……我是要死的了……』素英猛不防被他這一拉藥水摑翻了滿被連忙嚇的立起身來一隻手又吃他死緊緊的握住不由的把個臉羞的通紅低了脖子一眼也不敢看他那婦人看了垂淚說道『好孩子他已瘋了你就和他說說話給他一個安慰罷

再過三個月天氣熱了江北有名的一座狼山正是香市極盛的時候山色青青一片香煙繚繞滿山的人都背着黃色香袋穿梭價向佛前頂禮這時有一對少年新婚夫婦並肩由山腰走來看上去也是敬香還願的少年手裏握着一根手杖正在指點風景可巧距他三四丈遠站着一個女子身旁一個女僕提着香袋正在那里說話女子一回頭剛剛和少年打了個照面少年立地像着了魔似的兩眼發直失聲叫道『啊怎的也麻了』那女子聽了這一聲霎時滿臉紅雲從一個個麻孔裏泛將出來一低頭催着女僕避入路旁一個茅亭裏去了這時立在少年身旁那個少婦早已撲嗤一笑說『好你來了你還記得公園裏的話麼太陽沒變呀……』他還要往下說只是笑的透不出氣來少年紅漲了臉道『這些瘋話還提他則甚』隨後也笑着道『你可憐我能帶我回去罷我……』那少婦一聽夾耳根飛起一片紅雲啐了一聲兩人一笑依舊並肩走去



和平

胡雋

（一）

一盞五十支光的電燈隱在綠綢燈罩裏發出翡翠般的光來照在沙發椅上一對青年男女的身上男的是星眉劍目女的是杏臉桃腮給人見了誰也要說聲璧人如玉羨慕他們倆占盡了人間的幸福這當兒電燈忽然黯了一黯烏澄澄的把一個房間布滿了愁雲慘霧好像曉得今晚主人主婦在那裏反目似的果然男的仰着面呆呆地看那壁上的鐘的搭的搭一秒一秒的過去那女的也低了頭弄着衣角誰也不理誰雖是同坐一張沙發却一人佔了一邊遠遠地中間空開了一個位子嚴陣以待都不肯首先發難靜悄悄地祇有那女的手上一隻鑽戒映着電燈在那裏一閃閃地發光像笑着他們忘記了三天前臉偎臉的坐在老地方男的俯着女的耳朵低低的道茜霞願我們永久如此刻女的也笑了一笑緊緊握着男子的手道俊仁願你我永久厮守……

……

在這戰雲瀰漫當中壁上那口鐘盡他勸告的義務嘀嗒敲了兩下茜霞不耐煩厮併一拗身立了起來嫋嫋婷婷的走到牀前橫了下去拉條被蓋了接着叮噹一聲響錦帳低垂流蘇搖曳俊仁一想他既然

堅壁淸野我到不肯折這口氣去肉袒負荊時候不早明早須到公司辦事不如在沙發上睡一聰再作道理便取了一條金山氈子照頭上一蒙這一躺倒把幾年前事兒的提上心來思前想後恍恍惚惚好不懊悔平日時眼皮兒供養心坎兒溫存多少恩義如今為一椿小事情倒一使性子把以前的情分都生分了眞是何苦想到這裏那裏睡得穩就拉開氈子跳了起來躡手躡腳的走了過去揭開帳子只見茜霞閉了眼像個假寐的模樣一彎皓臂壓在被外面一頭蓬蓬鬆鬆的西式髮發出一股甜香來令人心醉俊仁早把一腔怒氣軟化了倜乾淨便伏着身子低低叫了幾聲只見茜霞星眼微餳朱脣半綻一翻身向裏睡去俊仁打疊起萬種溫存陪着笑道茜姊……茜姊……全是我不好……本來我忒性急了些叫姊姊替我打手套已是過意不去況且現在剛是深秋遲點也不妨事又不等用偏又不識好歹不過隔了三禮拜工夫便埋怨姊姊懶惰累得姊姊受氣……姊姊可千萬別為這點小事情生氣倒生分了我們倆的情分……好姊姊你別儘朝裏睡着不理我姊姊氣我罵我幾句倒不打緊請你終不要不理我姊姊你想我又沒有父母兄弟姊妹姊姊就好如我的親姊姊姊姊再不理我叫我孤另另的誰還理我呢說着一陣心酸那鼻涕便舍正道而不由抄近路打眼眶子裏撲簌簌奔泉倒峽價流了出來

滴了茜霞一面茜霞聽他說得委婉可憐早雙肩起落掩面痛泣起來俊仁又哽咽着勸道夜涼中人姊姊身體要緊好好的睡罷茜霞身子往裏挪了挪俊仁替他用被將手臂蓋了自己便也躺了下去迷迷朦朦正要睡去猛聽得牀外撲通一聲響睜眼一看呸原來自己仍就睏在沙發上接着弄堂外面轟隆隆一陣響像是垃圾車推了出去看天色大明紅光耀目一骨碌坐了起來細細咀嚼夢中滋味不一會娘姨進來掃地看見主人已是衣冠齊整的坐在沙發上暗暗詫異便去泡開水燒稀飯俊仁忽忽盥漱呷了幾口粥沒精打彩的踱到公司裏去了

三

三天以後俊仁茜霞的愛情仍舊沒有恢復二人也不說話學着王小二過年大家廝併着原來他們倆自從前年子結婚以後簡直如膠似膝愛情比海還深比火還熱所以依着物理學的公例起了一個小小的反動力實在因爲他們倆太好了所以這一反目倒很難於和平解決況且一家裏就祇有他們兩口子那娘姨又呆若鹿豕那裏懂得什麼調停不調停來管你們的閒帳第四天早上俊仁出去以後娘姨接着一封信便把來交把茜霞看信面上字跡個個是簪花妙格娟秀的了不得不覺心裏一動暗忖他的朋友我都曉得幾時有這種筆跡具名又是內詳兩個字莫非他在外面拈花惹草不成上海地方

洋娃娃嬌坐着摩托卡四面擺人而噬俊仁模樣兒又長得俊一定是有了路道到要查他一查便宜佈了臨時戒嚴令拔支挖耳慢慢的挑開信口早見一張粉紅信箋寫着半幅情書茜霞低低念道

親愛的俊仁：

那日——是我畢生的記念日——在我表兄家裏認識你以後覺得你言語溫和品行敦實一切都合了我理想中情人的資格我就下了最後的裁判從此忘棄了一切認定你是我前途幸福的明星所以冒昧寫這封信與你雖然你已經完娶了不過我逆料這種牛馬式賣買式的婚姻你是一定極端反對的俊哥呀！請你本着自由的精神良心的主張向萬惡的社會奮鬭努力向戀愛的眞理的道路上行走末了我要說句褻瀆你的話——就是我父親允許我在出閣的時候給我二十萬塊錢妝奩這種遺產制度我向來是積極攻擊的不過要替俊哥謀將來的幸福我也暫時折遁口氣

你所愛的妹妹强華　九、四、一九一二、於

靜安寺

茜霞念完了只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暗想天下竟有這種不要面孔的女子依他性子恨不得將信撕個粉碎轉念一想我倒要看俊仁怎樣對付他也好打我的主意便照舊的將信口封好了擱在檯上

吩咐娘姨停會少爺回來如果叫你寄信你可在馬路上兜個圈子偷偷的將信藏了起來交給我看娘姨也猜不出這位少奶奶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只好滿口答應樂得拍拍馬屁以便作下次要求加薪的條件晚上俊仁回來了茜霞假裝睡着偷眼看時只見俊仁看着檯子上露出詫異的神氣接着拆開信像很匆促的看了一遍一聲不響提起筆颼颼的寫起信來却一面寫一面拿帕子拭着眼淚茜霞到暗暗納悶不曉得他打的什麼主意不一會聽得叫娘姨寄信茜霞暗暗歡喜想果然不出我所料挨了一息聽得大門又響像個娘姨回來的光景便一骨碌扒了起來走到客堂裏娘姨笑嘻嘻的朝房裏張了張打衣角裏挖出那封信來茜霞搶過來拆開看時只見寫道

强華女士青鑒忽奉瑤章惝駭交幷鯫生何福猥蒙垂青女士以蘭蕙之姿擁億萬之產曠夫浪子孰不思嘗一臠虎視眈眈女士不作楊枝之徧洒顧乃獨具隻眼下擯使君俊仁不敏誠百思而弗得其解也且也室人縱陋琴瑟稱和三載結褵未占脫輻俊仁摯愛之情有不敢爲女士諱者無論離異在所不能即小別亦所不忍今女士貿然一紙書來以婚姻相約苟爲室人所見而興紈扇之悲則俊仁惟有一死以自白耳愛我而反陷我於極境以女士之智必不爲也請從此絕毋復以書

濟我匹夫之志至死不渝恕之諒之

知名不具

茜霞看完感極而涕眼淚便和斷綫珍珠般把信紙濕了一大塊一面叫娘姨仍就封好寄去一面顫巍巍的立了起來踉踉蹌蹌走到沙發邊見俊仁閉着眼躺着一串眼淚停在鼻子邊流不下去茜霞慢慢地跪了下來雙手抱着俊仁的臉俊仁睜開眼茜霞叫了聲俊弟便把個粉面伏在他胸中抽抽噎噎再也說不出話來俊仁輕輕地撫着他頭髮很婉委的說道好姊姊起來罷……這時候那盞電燈格外光明隱在綠綢燈罩裏發出翡翠般的光來照見他們手握手的坐在沙發上……

第二天晚上四馬路一家番菜館裏有二個男子在那裏談天只聽得一個道我眞佩服你有耐性寫得一手的簪花格小楷那一個道字到不去說他只這一封白話情書兀的不把我肉麻個死虧你想得出這些話來那一個哈哈笑道不肉麻那裏會和平解決來來來大家乾一杯恭祝和平萬歲

四弗

有說吳儂軟語之姊妹問答妹問妹曰（阿姊那哼弗）姐答曰（弗知那哼弗）妹又問曰（阿是倪耐弗）姊曰（格是倒野弗）蓋爲妹詢其姊何以未生育也（舍予）



離合

無慮生

一

『紉妹。吾至愛的紉妹。難道說我們倆竟如此就分拆了嗎。你爲甚麼就生在你家。我爲甚麼又單養在他家。唉。我們眞就如此即算了嗎。』

『銘哥那個又知道他們兩位老人家又有這麼些事故呢。我要早知道有這些事。我就早與你敬而遠之。自始要不親近。倒沒有今日的煩惱了。你問我。我家裏倒有轉圜的餘地。銘哥你又怎麼樣呢。』

『說起來呢。戀愛有神聖的自由。就是父母也還有時管不了。何況是他一個外姓。並且以我現在的年紀學業能力論。如果就從此與那任老先生決絕了出來就讓沒有你這樣的一個能生利的帮手。只是我一個人獨立起來。我們組織個小家庭。我自信我的能力也還辦的到。不致有甚麼凍餒之虞。不過我自問起來我自從四歲上。我父我母相繼染疫汕世。抛下我孤苦伶丁一個孩子。論親族。則既無伯叔。終鮮兄弟。論產業。則糧無隔宿。地無立錐。我那時不過纔會走話。尙且

說不全所以就連乞食的能力自己也沒有那時要非現在這位任老先生大發慈悲把我收留了去恐怕早已轉死溝壑隨我父母去了他把我收了去衣我食我還在其次併且待我仁慈和藹如同自己的兒子一般供給我入學讀書由小學直到現在中學畢業要不是我自己急求自立不願再專事求學他兀自尙沒有叫我輟學的話雖說是他家貲富有每年多爲我用去幾百元尙不算費力然而我自己想與他既不沾親又不帶故人家只爲一念之慈竟憐我至此就是拿我生身父母來比較雖也曾提携哺養把我養到四歲終究還有些彼不勝此所以我此次提出與妹的婚姻問題聽他的口風因爲他與你們老翁自幼不合適甚不滿意於此事只淡淡說出汝安則爲之及汝學養已成果欲成此婚姻即可自出獨立等話言下頗有不豫悔恨的意味紉妹你替我想我如果就此決絕了豈不有點背之不祥況且他果是翻了臉與我決裂我也可以就此下臺如今他又淡淡如此叫我自己說那決絕的話如何張的開口況且爲了一己兒女私情竟拋棄了人家絕大的恩義只知道自己快樂竟不顧人家的氣悶使他十幾年撫養的熱誠竟爾寒於一旦就是撫躬自問在良心上也委實有些過不去不過紉妹你的學問品格我既佩服的了不得並且承你很醇摯的錯愛這一方面又實在割捨不了我因爲自己解決無方

所以我昨天寫信給你除告訴你經過的大概又約你到這裏來面談級妹你是我佩服的一人請你借箸代籌我究竟如何是好呢』

『銘哥你那已往的歷史我雖屢次問你你總沒肯細對我說然而任老先生待你的那份高誼可稱是義聲播遐邇誰人不知就是我們此次的婚事我滿以爲你雖沒有恒產然有任老先生的義聲或者可以打動家父的嚮慕的心誰知他們兩位老人家有幼年不對的往事反倒因此決裂雖然經我再四陳說已經有令你入贅爲的是藉此表示任翁屈伏的誠然而這又豈是你能忍心辦的到的你叫我替你想法子我也曾再四思維若求計出萬全恐怕良平復生也沒得辦法若按我兩人的情誼不特你割捨不了我我又何嘗割捨的了你不過兩害相權宜取其輕如果到了無可奈何的時節亦只好忍痛割愛以全其大我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旣努力奮鬥不欲以庸衆自待那麼我們該犧牲的就應該當機立斷的去犧牲所以這回事情我也替你想過了你萬不能因此背了任老先生我們倆的婚事也正是宜解不宜結你聽了也不要吃驚這併不是我薄情也不是你負心我們這實是抱着犧牲的精神忍痛爲之因爲我們倆的結合是因爲志同道合純是精神上的不是期望同衾共枕求那肉體上的所以能夠百年偕老互相扶助合同前進固然是無

上幸福就是不然如果此志不渝那麼夫妻可以互助朋友又何嘗不可互助夫妻固可合力爲社會造福朋友又何嘗不可分途爲社會造福呢再說我瞧的起你並不是像那浮薄女子取你的面孔實在欽佩你的品學均能超出於庸衆況且我既愛你如果要因爲我反累你於名譽道德上均生了缺欠我也決意不肯就如你現在受任翁的厚恩這左近誰人不知道你如果就此決絕出來不要說你對不起任翁任翁要自己惱悔大家也一定要議論你說是養大了學成了竟會忘恩負義了你想這種聲名是你愛聽還是我愛聽就讓你有學問有能力人家要拿任翁來比較推論說你像任翁那樣待你尙且背之就無論如何厚你恐怕也換不出你的眞心那麼又誰肯來信任你用你呢到那時就令我們二人結了婚情愛甚篤可以自樂其樂然而一出家庭就要受社會上的白眼這又有何趣況是自不反縮還未必能坦然自怡呢我因爲愛你敬你所以不願你自趨窮路纔忍痛言此銘哥你想想看或不河漢斯言嗎」

「級妹你這話眞透澈極了我昨天因爲這事也曾翻來覆去的想了一夜思前慮後總覺着背了他於各方面都過不去然而一邊又捨不下你又怕不得你的同情心所以纔約你來商酌不意你見的比我還瞭亮眞叫我佩服到五體投地了既承你的諒解

與指導我一定遵命而行我們仍爲朋友我併且一定努力向前爲我紉妹忠誠之僕竭盡棉力以爲妹助唉這麼完全的人怎麼竟不能爲終身結合的佳侶紉妹想我這苦命人是不說了你爲甚麼要單單生在你家呢唉』

『不要說了我們既爲正義的犧牲即應立刻向光明的路上走你趕快回去安慰任老先生去罷我也要回去告訴阿父呢』

『如此再會願妹珍重』

『再會珍重』

二

『賢姪你是個聰穎明白人怎麼竟如此任性如此膠滯你說這是你後半生苦樂所繫然而又何嘗不是你父母後半生苦樂所繫呢你只知道爲你自己一面謀快樂你就不替他們想一想嗎再說也不過一個婚約問題商量的餘地甚多又何至這樣大決裂不告而出呢

『老世叔你也是當初提倡新學的鉅子怎麼現在反跟着他們一班老頑固來說這腐舊的話男女戀愛有絕對的自由這是現在最流行的新學說誰不奉爲圭臬我與胡女士雖然相交不久然而一見如故可稱是意洽情投我們倆既有此同情自然即可做這兩性的結合我娶妻本是要他個人至於他上輩的出身怎麼樣我是一概不管的他們又何必多

此一問問起來又有何用處呢你說我不替他們想然而他們又何嘗為我想來現在的時世媒妁之言自然是用他不着就是父母之命誰又要他多此一嘮他們既不從我我自然要與他們決裂了我自信我方從大學畢業出來正是發硎新試學業才能那樣不能自立我何必定要再跟他們受氣刻間已有好幾處來爭聘我去當講師稍遲訂妥有了經常入欵我就好與胡女士早成婚禮組織起小家庭來比較跟他們老人家同居尤為方便痛快並且我們家裏不動產本來不多所有動產我這十幾年求學花費大概早已用盡以後的日子不用問已經到了我還債式的孝順時期我又何必定要去為他們兩老作馬牛他們就是奉承迎合着我我還有些不樂意何況他們竟敢來干涉我的自由我自然避之惟恐不速了他們為我訂的李家那頭親事雖然是自幼辦的我早已知道不過我早幾年正在向上求學能力未充經濟上尚須顧慮再則也還沒碰見意中人自從今年學校中都添收女生我有交女友的機會纔認識了這胡女士我也於這學期從大學畢了業兩樣難題全都有了解決我正恐師出無名他們却還拿那父母的面孔來排擠我我自然吾行吾是的跟他們決絕了既然決絕就已無恩義可言當然更沒有告訴他們的必要了』

『老賢姪你這話聽來也彷彿是持之有故言之成

理然而你這見解可錯了你說我是提倡新學的人不錯我是提倡過的不過我那時之所謂新可不同今日之所謂新而且今日之所謂舊也決非往日之所謂舊因爲往日之舊總與腐字頑字相連是不講道理不明大勢的今日之舊固然還有沒脫從前頑與腐的臭味的然而也大半受了從先的新的浸潤不全是糊裏糊塗再那樣任情孤行也不過不合現在的過度的新潮適成生今日之舊而已你那令尊也正是這一流的人物何嘗頑又何嘗腐呢他這回阻止你的戀愛自由自然是因爲有李家那頭親事訂了已十幾年而且彼此都是至交人家的姑娘又幽嫻貞靜無疵可指不好說那悔婚的話頭實在也

是聽得你與那胡女士相交尚不過幾個月這樣短時間決難望有甚麼了澈的觀察如此就提出關係終身的婚姻問題來未免彼此都有些性急恐怕你們蹈了進銳退速的毛病反倒要害了你的將來再說你既娶人家的女兒爲妻那麼他的堂上兩親按新說就是甚麼法律上的父母在舊說你也有半子之勞如今一追問胡家的情形你連他父親的名號都不知道像這樣的粗心大意那麼你自己看上的人焉得不教人生疑惑的觀念如此加一慎重本來是爲的你誰想你竟不自思索就不告而出呢……

……』

『胡女士本是非常的好我焉能疑他而且他既然

好他家裏一定也不錯我覺着他們問的沒道理我又早存着要脫離這舊家庭的心我自然要不受我自然要出走了』

『你先不要發急等我說完了再講我并不是一定固執己見的那胡女士的事我們暫且不說了再討論你這脫離家庭的問題你須知道你的父母就是你這一個兒子你既無兄弟又無姊妹你父母娛樂暮年的就指望你他們叫你在外求這十幾年學不能常在膝下因爲是關係你的前程已經是忍痛不少了如今好容易盼到你大學畢業學業完成可以爲你娶妻授室可以望個天倫之樂了不想你竟不管不顧的要跟他們脫離關係你代他們設身一想他們心裏是怎麼一個滋味再說以父母待你恩情論那懷胎十月坐牀三十天那種痛苦是不說了就是那抱負哺乳推乾就濕顧復將扶以及供給求學希圖上進像這樣的待遇你試想世上誰人比的了我不用說那『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的舊話你們現在歡迎俄國文學我記得俄國民間諺語有幾句說『父母之恩水不能溺火不能燬』你們又最贊成哲學那哲學的老前輩梭格拉底也說過『不孝父母而需情於他人無益也』你不信中國的舊說像這樣的議論也總夠的上有研究的價值了就是再退一步說新人要主張非孝不准提及父母我們也就權把父母的名義取消了比如有這麼樣的一個

外人待我如此那麼我對於這人的休戚榮枯能恝然置之嗎況且他這休戚榮枯的大權又適操在你手那麼你也竟毫不措意或且恩將仇報就忍看着這人戚戚無生氣嗎再說人生天地間無論如何總不能脫離了人羣互助可以獨生那麼既有互助就有報施施於人的固然不能存着放債樣的心受於人者可不能不自存還債樣的報答的意思這正是人羣維繫的一種定理如今老姪你既知道你用了家裏錢不少到你還債的時期怎麼又存着出外自立的心這不是賴債的行爲嗎這不損你的人格嗎你須知道自你瞎瞎的跑出以後你的父是又氣又恨你的母就越想越哭鬧的茶飯無心家庭悽苦後來知道我還可以跟你說話或者也知道你的行蹤所以託出我來找尋並開導你如今我們已是幸而謀面了我的話也說的不少了究竟你心裏頭聽着如何可以自己覺悟回頭我們回家細細的商量商量嗎」

「老世叔我謝謝你的盛意我是絕對的不回去了最好是告訴他們二位老人家他們當初既不允我的要求還那麼盤根問底囉囉嗦嗦那就是不以愛子相待就不必再視我如兒子況且我已出來無論如何想我也決想不回去何必多此一舉至於他教養有恩我也知道不過他既生我是我的父母就得盡這份義務誰教他是父母呢所以我也就沒甚報

答的必要了這種腐舊家庭避還避不及呢那個還回去自尋苦惱啊』

『據這麼說你是一定不回去了你父母的淒涼悲痛也就聽之不顧了』

『誰管那些事他苦惱他那是自己想不開……我這裏擔認講席的約本星期內足可訂妥預計下月初吉就是我們結婚的喜期到那時我還要請老世叔來觀禮呢：　哦我還須趕緊找他們商量這事呢我忙得很再會罷』

『你竟如此就走嗎』

『對不住失陪失陪』

『唉……』



無虛生曰之二事者雖離合殊歸固皆今之人許以爲處得其當者也雖然分別論之當自當矣苟聯類比較而一究此中消息則又如何吾願反對家庭主張自由戀愛諸青年試平情衡理爲我下一轉語來





滑稽小說

寫意朋友(一)

倚虹

第一章　什麼叫人生底煩悶？

那一天魏凱沁正坐在他自家建築的一間書室裏面坐在安樂椅上閉目不響在那裏轉念頭忽然他那寫字檯的右邊所安設的報客機上叮鈴鈴一陣鈴響魏凱沁心想又不知誰來訪我忙睜眼一看只見報客機上早顯出一張名片名片上寫着三個字是『舒獨投』魏凱沁一想這舒獨投是從前的老同學一年多不見面了他來的正好可以談談便伸手過去將報客機上的紅針一撳不一刻舒獨投推門進來了魏凱沁連忙起立歡迎舒獨投坐下道我們一年多沒見了

小說雜談

作小說者須具有三種眼光一藝術的二美術的三社會的新文學家做小說對于第二項不甚注意所以不能引起讀者的美感舊小說一味胡謅更等諸自鄶以下今日諸小說家一二兩項都甚注重惟第三者尚少研究吾希望諸大小說家有以改革之也

怎麼老同學體態愈來愈豐腴神采愈來愈煥發了呢魏凱沁笑道那也不見得罷不過我預算下去將來我的境界確要比現在格外舒服得多此刻有些事體因爲器具不完全工程沒完備還不能十分隨心所欲呢然而老同學我瞧你臉上氣色很憔悴皮膚蒼白雙眼無神一望而知是意趣頹唐心神懊喪的樣子是什麼緣故呢還是有病嗎舒獨投搖搖頭嘆了一口氣道飯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託你的福一些病也沒有不過我看看世界看看中國看看家庭看看社會看看自身總覺得一些興味沒有終天的不快活老實一句話我但覺得人生的煩悶可是也想不出一個打破人生煩悶的方法看看書書上的話不是古人煩悶的影象便是今人的煩悶的呼聲所以累得我越看越煩悶了氣色不好大概也是這個原因

魏凱沁聽見了哈哈大笑道照這樣說難怪你要生氣索然了我也

(廣夔)

做小說難。定題目更難。因題目爲全篇之結晶體。既要暗藏作者寓意。又要動合閱者心理。故有先定題目而下筆者。亦有先成全篇而標題者。皆所以重視題目也。

(吟秋)

每見小說之題目極佳。而內容不堪寓目者。亦有內容極佳。而標題介人生厭者。前者固足以引動閱者。而後者因此埋沒佳作。實屬不少。做小說要能短能長。短者使人

寫意朋友

老實對你說一句我從前也是走頭無路覺得人生觀是最煩悶的可是我如今澈底的覺悟了認定快樂是人生的原則煩悶是人生的例外衆生昏憒誤認煩悶是人生的本分快樂是人生的僥倖那眞是謬極了我如今簡直否認人生煩悶的這句話所以我所做的事體也是竭力從不煩悶一方面做去古人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如今的人十個有九個半終日終天胼手胝足做的全是布種煩悶的根苗也不下一粒快樂的種子你想如何能得着快樂的結果難怪『人生煩悶』這句話成了一個名詞漫天撤地的充滿了煩悶的空氣了這明明是人生尋煩悶不是煩悶尋人生老同學我給你一件東西看看你可以曉得我是人生煩悶的對抗者也可以顯出我反對人生煩悶的鮮明表示了說着順手從衣袋裏掏出一張名片般大小的紙片遞給舒獨投瞧舒獨投忙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

三

看之不嫌其短長者使人看之不覺其長斯乃小說之上乘（吟秋）

小說文言難做而易好白話易做而難好因白話小說最易拖沓令人讀之生厭能文言者類能白話能白話者未必能文言（吟秋）

本刊第十一期有兩等邊三角形一篇設想極佳令人欽佩惟當兩生因竹人之索債而告貸於香瑛時香瑛既疑爲設計恐其假試則

寫着四個半行半楷的字道『寫意朋友』旁邊也沒小字翻轉來瞧也沒外國文

舒獨投道咦這是什麽頑意兒魏凱沁道老同學這就是我的名片這『寫意朋友』四個字便是我的名字以後你見了我也不必叫我什麽魏大哥魏先生魏凱翁簡直叫我叫寫意朋友好了我如今已經吩咐我手下的工人書記家丁僕役一概不必稱我爲老板東翁先生老爺也喚我做寫意朋友我答應得格外響亮決不動氣決不說他們對我不恭敬就是我的夫人我也和他情商了幾次請他以後也喚我做寫意朋友他也答應了所以這寫意朋友四個字確定是我的名字了朋友面上一聲明自然可以辦得通我日內正想登一登報紙聲明魏凱沁改名寫意朋友如此格外的鄭重了寫意兩個字是我們兩方人最流行最簡明的一種名詞內中包含着『自由』『愉快』『舒服』『美滿』『幸

兩生自當以債主姓名實告彼此既屬相契似可無所不談以釋其惑此固情理內事也且香瑛既疑之於先豈旨不得其眞相而即一口應允況欵數非細宜如何審愼出之此亦合乎情理之顧慮雖然一經說破即不能成此好小說有此巧事乃有此巧作聊以供卓呆君一笑

（吟秋）

有人說紅樓夢在中國小說界裏可算得數一數二的傑作我說紅樓自是佳作不過曹雪芹的宗旨

福』的意味寫意朋友按着文言譯起來就是『自由幸福人』如今通行白話文期於人人了解我便老實不客氣自命為『寫意朋友』了老同學你想我題了這個名字當然不承認有人生煩悶的這句話了

舒獨投道題了一個名字就能算寫意了嗎我恐怕你名字是寫意人生觀還是依舊煩悶呢寫意朋友道這話也難怪你要駁我須知我寫意自有寫意的方法寫意的事實寫意的本領名字寫意還是容的你沒事請你和我一塊兒住上一星期包管你曉得我是一個眞正的寫意朋友我這人是世界上眞正的寫意創造者也是眞正的寫意實行家你受了我寫意的感化呵呵到那時候你也當然不承認世界上沒有『人生煩悶』的這句話了

第二章　眼前的淸歌妙舞

舒獨投道我橫豎是沒事的人我就依你的話在你這裏住一星期

是顯揚自己的才力不在當時社會的改良着想所以他才大如海若是論到社會影響與否却還遜英國的却耳斯狄根斯美國的馬克吐溫一籌咧（戴夢鷗）

社會小說是描寫社會的汚濁人情的冷暖善善惡惡形形色色都加以針砭自然是名貴得很不過這些作品是治標不是治本講到治本最好是那些理想和未來的小說那些小說能夠開社會文化的先聲暗暗的指導社會改良社

試試看到底寫意不寫意寫意朋友道只怕你不肯和我親近對於我寫意朋友有些懷疑果真如此我一定包你寫意便了如今閒話休提我先問問你要想那一件寫意的事件那一種的境界到你目前就算滿足你最近的寫意慾望舒獨投道你這幾句話簡直有些古代神話的臭味也不像是我的老同學向來研究科學的論調了寫意朋友道你這話便不對了你遂是對我懷疑你爽爽快快說出來我自有道理像你這樣伸手縮腳瞻前顧後什麼事先存一個恐怕辦不到的思想自然不寫意心目中滿貯着煩悶了

舒獨投道我如今不想別的你沒看見報麼北方的名伶梅蘭芳楊小樓王鳳卿全到了上海天蟾舞臺了上海的劇塲去年到現在整整的鬧了一年多的什麼閻瑞生件麼狸貓換太子什麼諸葛亮招親胡鬧……塲實在討厭極了如今難得楊梅王到了我們還是去看

會。本刊第三期『活動的家』第八期『三十年後之西湖』都是寓有改造社會的意思。實是有價值的作品。我很希望天笑一篇一篇的續下去。在下伸長了頸子老等着咧。

（戴夢鷗）

我生平最喜歡兩件事。第一看戲。第二看小說。我看小說尤歡喜尋那著作者的毛病。近年來出的新小說。長篇短篇。我也不知看過多少。可是要尋一篇一些毛病沒有的短篇。還有長篇。簡直一篇都找

寫意朋友

兩天好戲也是暫時減少人生煩悶的一法聽說今天梅蘭芳是天女散花楊小樓是長坂坡王鳳卿是文昭關正是拿手好戲請你叫人去定個座兒遲了恐怕沒有好座位在三層樓上望臺上瞧只瞧見臺上一團煙那正眞無趣呢

寫意朋友道哦原來你要看楊梅王的戲啊那很容易你此刻就要看呢還是停一會舒獨投道這時候天還沒黑日戲還沒散場夜戲更沒開鑼我們此刻要看也沒到時候你別拿我當鄉下人我是知道梅蘭芳上臺總在十一點半鐘以後此刻恐怕他正忙着赴人家宴會呢難道你叫我這時候就餓着肚子到天蟾舞臺去聽打鬧台嗎那眞是難受極了這種寫意謝謝說着望寫意朋友連連拱手

寫意朋友笑了一笑道我偏要請你此刻看梅蘭芳的天女散花說罷撳了一撳鈴走進一個僕人寫意朋友低低的吩咐了幾句話那僕人便領命退了出去舒獨投道

不出這毛病大概有兩種一是文字上的毛病二是事實上的毛病第一種我不敢說第二種實在覺得犯的太多要知道小說雖然都是理想的事總該不出乎人情之常譬如一個小孩子他決不會談時事若是把時事叙在一個小孩子口裏就是出乎人情之常像這樣差不多的毛病舉不勝舉所以描摹一個人的口吻最不容易也最要仔細還有些小說家沒有到過北京偏要說北京的情形沒有

是叫他去定座呢。寫意朋友笑而不答。沒一刻工夫。只聽見一陣鈴響。寫意朋友忙立起來。拉着舒獨投道。梅老板要犧牲色相了。我和你坐好了。細細的領略罷。說着便和舒獨投並肩坐在一張當中的雙人沙發上。寫意朋友道。這個沙發比天蟾舞臺的包廂椅子何如。舒獨投道。那自然是沙發寫意了。不過天蟾舞臺沒有這沙發。也是枉然。寫意朋友望他笑了一笑。也不往下說。這時候寫意朋友的室中。忽然不見亮光。滿眼漆黑。舒獨投道。爲什麼這早就關窗呢。話猶未了。只見坐處對面一扇門劃的兩邊一開。門內顯出一個舞臺。舞臺上燈火齊明。電光燿燦。舒獨投不覺大吃一驚。正要問寫意朋友是什麼緣故。又聽見舞臺上一陣鑼鼓管弦聲音。繡幕一啓。那天仙化人的梅蘭芳。已是嫋嫋婷婷。環珮登場。清歌妙舞。演他的天女散花。一場一節。一歌一舞。聽得清清楚楚。聽得明明白白。並且那舞的

到過花月場中。偏要說花月場中的事。也不打聽。也不調查。糊糊塗塗的就下筆寫了。你想他這篇大作。怎樣會不糟。所以經驗是小說家最要緊的原素。沒有經驗。決做不出好小說。要得這種經驗。必須一方面旅行。看看各處地方上的狀況。和那風景。問問風俗人情。一方面和上中下男女老少各種人。都要交接。空時各種書報雜誌。都要看看。研究研究。平時須要不恥下問。才可多長些見識。否則就不

寫意朋友

姿勢唱的精神比舒獨投從前在北京王總長家堂會聽得還要窈窕劉亮舒獨投這一驚非同小可一把抓住寫意朋友喊了一聲道魏凱兄寫意朋友道我叫你喊我寫意朋友你怎麼又叫我老名字呢舒獨投忙改口道寫意朋友我奇怪極了忘記了你的交代到底怎麼一會事你弄的什麼鬼把戲難道清天白日的做夢不成寫意朋友順手送過一杯茶給舒獨投道你呷杯茶定定心看好戲罷不要奇怪我陪你在此地是明明的看戲並非是做夢你不信你自己搯一把大腿看痛是不痛痛了便不是夢了舒獨投果然搯了一把自己連呼哎喲哎嚇不是夢不是夢連忙呷了一杯茶道我們並沒出門到天蟾舞臺爲什麼梅蘭芳的天女散花在我們眼前歌舞呢我曉得了一定是你使了什麼催眠術騙我了寫意朋友又笑笑道二十世紀的催眠術力量恐怕還辦不到這樣花團綿簇有聲有色免時時鬧出大笑話來了。

（醉綠）

小說還有幾種通病。我希望一般小說家快快先改。（一）書中人結婚。不要老在禮拜堂裏。須知你是基督徒。不見得人人都信基督啊。（二）情人聚會。不要老在公園裏。須知中國有公園的地方很少呢。上海這麼大的地方。也沒個中國人的公園呀。（三）腦筋切不要太舊。也不可過新。（四）凡是自己不十分知道十分明白的

令我們如此寫意呢舒獨投道那麼是什麼緣故呢寫意朋友道一句話也回答不淸戲散了再和你說你瞧你瞧雲路一場正是天女散花最有神采的一幕你留心聽仔細看莫孤負了好戲呀舒獨投讓他提醒了也不再多問恐怕耽擱看戲的時間於是只顧着看戲天女散花完了接着就是楊小樓的長板坡靠上金鼓齊鳴旌旗招颭又換了一種景象那扮趙子龍的楊小樓滿身披掛挺着長鎗左衝右突殺得曹兵落花流水眞是生龍活虎之中兼着儒雅風流的氣概迴不像何月山那種金雞獨立粗獷莽撞就是道白楊小樓也字字淸剛沈着舒獨投於戲劇是很有幾分研究格外看得津津有味也忘記身子在寫意朋友家裏了長板坡要快完的時候寫意朋友問他道底下還有王鳳卿的文昭關你要看不要看你如果覺得吃力我們便休息一刻吃完了飯再看舒獨投摸摸肚皮道不是你

事還是少說說更不可瞎批評瞎描寫瞎贊瞎罵瞎發議論免得讀者笑歪嘴（五）不可專重理想須要顧全事實那書中人的身分人品年歲同書中假定的事地點時期切切不可粗心做好之後自己應細細的讀他幾遍再想想前前後後還有沒有毛病修改好了然後問世（六）不要亂湊事實隨意胡寫只顧拖長賣錢忘了自己的大名這是我的忠告諸位大小說家可不要見氣呀（醉綠）

寫意朋友

想起我眞忘了我五臟廟正宣告饑荒呢寫意朋友道本來也應該吃飯了整整的聽了兩個半鐘頭的戲目不轉睛耳不休息當然要又餓又倦了如此我們暫行休息罷舒獨投點頭稱是等到長板坡終場寫意朋友向沙發邊上撳了一撳鈴說是遲那時快劃的一聲燈火默然萬聲俱寂那舞臺不見了室中還是寫意朋友和舒獨投兩人並肩坐着那裏有什麼楊小樓那裏有什麼梅蘭芳（未完）

長壽法

愛嬌

時報之小時報。載國外小新聞一則云。美國波斯頓人好來。年已七十。而精神强健，初無異於少年人之活潑。有訝而叩其故者。氏常對人言。人之欲延年益壽者。每日當以手代足。行路數次。蓋此種運動。實足以使人强壯也云云。有某君見而詫。曰這不是成了畜生了嗎。嗄。烏龜所以長壽。亦怕就是這個緣故。

社會百問題

商業瑣談（無慮生）

本誌第五期。有位市隱君。對於商店招待主顧不親切不高興的惡習。曾經談過一次。我因上店購物。亦曾偶受他們這種冷面與悶氣。後來細細推想起來。覺着這種惡習。實在頗有來源。並非盡關於夥友的不稱職。

交易所現形記（十五）

老主顧記述

第八回　先生推算食無二魚　敎員幫忙身充數役

話說毛拭圭剛把陳佩霞娶綺緣的歷史說完唐潤生忽然臉上漲得通紅兩只眼睛睜圓了却說不出話來伯英忙問是什麼事潤生左手筷上還夾着些鰣魚却把右手指着喉間仍做不得聲伯英才知是魚骨梗了喉忙喚堂倌拿了一撮飯團給他咽下又喝了幾口茶潤生才伸了伸腰道好了好了眞是人老珠黃不值錢吃東西也沒福了拭圭道吃魚我也時常要梗的所以我不喜歡吃魚潤生道說起吃魚我昨天在小婿跟前聽得一段新聞却很有趣咧拭圭道什麼趣事可能說給我們聽聽伯英道我也有一段吃魚的趣事咧拭圭道你不忙且待

按說無論作何種賣買生意●既開一個商店●宗旨總是爲多賺利●欲賺利多●必須主顧踴躍●欲主顧踴躍●必須設法招徠●這可稱是一定的原理●然而他們旣開商店●却又對待主顧如是其冷●究竟是爲甚麼呢●這其中實有一種原因●

我們社會上●從前受了專制的一種流毒●就是惟官爲貴●大凡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妻望其夫●無非是今日讀書●將來作官●所以除却現在作官的●與預備將來作官現在

潤翁先講了你再講不遲休得打斷了潤翁的話頭伯英搶着道我這段趣聞是承上文而言之所以先說了才聯貫一氣呢潤生道旣是承上文的就請你先講罷不知是怎樣承法伯英道這個承法原比不得做文章起承轉合的承法不過上文旣然講的是陳佩霞與綺緣的事情現在這段趣聞也是關於他們的自然是承上文了拭圭聽了嚷道你又不是冬烘先生怎的嚕囌不休不把正文說出快說罷我肚腸怪癢呢伯英道佩霞這人粗望之間似乎很新其實迷信非常他最奉爲金科玉律的便是風鑑他家裏造屋動土自然非請地理先生來看過不敢動工就是擱一張牀安放一只櫈子也要請風水先生拿方向盤量一量定準了方向他才敢居呢他生平最推崇的風水先生叫做申屠先生這人身長三尺五寸矮如侏儒年紀倒有六十六歲鬚髮皓白穿一件青布短褐長僅及膝外面罩着一件玄色布大袖馬褂足上着

爲士的兩樣之外總是諱言本業說起來都是遮遮掩掩像儒醫耕讀之類總拉點讀書的意思來掩蓋四民之中尤以商人最甚人一議論不說他逐什一之利下伍於細民就鄙爲銅臭燻人是較錙銖的市儈因此作買賣的人除了小本營生自甘如此的以外凡是有點錢的資本家莫不想個法子來希圖遮蓋或是結交有勢力的闊人撐撐場面或是自己出錢捐一個官職擺他的虛榮他最要的目

的也是老青布杜做鞋子一雙長統布襪把袴脚管塞在襪統裏面襪統上面縛一根白地青花狹扁帶老態並不龍鍾却很矍鑠據說他的風鑑術很高却並不賣術常住在餘姚鄉間有些大人先生們要請他派人去接也不必厚幣重禮只要請他吃吃喝喝他就其樂陶陶除了大人先生若要請他他就倚老賣老不瞅不睬不過無論何人要是也擠在大人先生一起隨便給他談談他也肯說幾句休咎禍福十句裏面却也有一兩句給他道着的所以上海灘上的人有好些都知道這個矮老頭兒的申屠先生呢拭圭道不差不差我也見過這人確是這個樣子不知佩霞怎地信他伯英道佩霞娶了綺緣老四就請申屠先生起了一個課他說一張牀的方向恰巧是子午向照卦上推算起來是父滿子凶天爻地煞完全相尅水既不生土也入木恐有財丁兩傷之害因爲主人太歲在子在午子向災煞豹尾喪門午向乃大將軍白

的。就是要表示他彷彿本來不是商人。他營商是一種附業。像是可有可無。不必沾沾計較賠賺盈虧的一樣。社會上呢。又是勢利眼的人多。越是他如此做作。越是覺着他的勢力偉大。商店也越殷實可靠。大家如是一奉承。他就越發的得勁。越發擺出那種驕慢不理人的樣子來。夥友視店東爲轉移。自來也迎合他這種樣子。甚且變本加厲。於是就遞推遞演。造成今日這種傲慢冷淡的惡習慣。大家如

虎之門有五鬼大煞所以須要把牀搬爲辰戌正向方能破煞召福黃幡金神臨門財旺丁盛佩霞一聽果然相信連忙把牀依着辰戌之向搬過可是那只牀歪斜在地中很不成樣并且那帳門恰對着壁上的大着衣鏡帳子又是珠羅紗的所以帳內的雲綺霧縠完全映在鏡裏絲毫畢露佩霞要着綺緣老四起初本是瞞着夫人的所以組織了小公館大都日裏去走動走動說得高興不免有些溫存風流起初有些僮僕不知就裏走過房門口瞧着了鏡子無不面紅耳赤的逃去可是自從搬了牀以後佩霞果然得了一大注意外之財綺緣老四也身懷六甲却應了申屠先生的課斷了。從此以後佩霞格外信仰申屠先生重重送一副禮盤又請他吃了一席燕翅席未吃之前申屠先生高興他說道今天的菜我都能預先知道佩霞就請他說出申屠先生果然把燕窩粥扒翅蜜汁火腿等等一一猜出完全不錯大家驚奇非常因

果不信•試一體察•凡有這種惡習的•越大店越甚•凡是小本營生•局面不大的商店•就絕無僅有•這就是大店只做作他的聲價•他覺着他不必低聲下氣•顧客就得來•小店他只仗着拿人去做•要不和氣•恐怕就沒人上門•就難望得利•所以纔如此•

或者說你說商店這種惡習•是受了官派的影響•似乎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官僚最多•官派最足•要算北京最甚•似乎北京商店•

此同席的輪流請他都要他先猜後吃他也一一猜得不錯有一位姓王的過意要尋他開心便在自己家裏設席預先叫廚房裏多買了一條極大的桂魚另外又買了一條白魚白魚是清燉的桂魚是奶油煮的照例用了清燉白魚便不必再用奶油桂魚姓王的便暗與同席說知却不給申屠先生知道賓主坐定姓王的便開口道申屠先生屢次猜得不錯其實吃菜吃多了配搭起來就是不知陰陽卦課之學猜起來大致也不甚遠的申屠先生今天也請你猜一猜有什麼菜老實說今天的菜却與平日不同平日的菜總是照着規矩應該有幾道菜便用幾道可是今天却出了軌了申屠先生把鬍鬚捋了一捋哈哈大笑道今天與昨天吃的一式一樣一個菜都沒掉換不過那只清燉白魚要比昨天稍爲小了一些其餘也不必一一說了可是不是呢姓王的過意點頭道不錯不錯却向合席飛了一個眼風大家也陪笑申屠先

這種惡習也應當最甚了。為甚麼這種惡習最少。待人最和。從前又推北京第一呢。

我說北京這種惡習較好。表面上雖似與我所說的相反。其實他所以如此。仍未脫官派的關係。因為官場最怕的是階級勢力。如果要有較高的勢力。那較低的就立刻得俯伏。不敢再橫。北京商店此種惡習少。正是根此原理。

北京在前清中葉以後。盛極而衰。一般貴冑子弟。閒極生事。無事不

生今天猜錯了佩霞嘴快搶着說道先生請你再算一算看可有什麼菜了申屠先生又笑道不會錯的何必再算呢姓王的又說道是啊申屠先生不會錯的你們何必嚕囌少停便見分曉了大家才不開口却仍忍笑不住談談說說僕人把菜一道一道的上到桌上大家觥籌交錯杯盤狼籍可算得賓主盡歡一直吃到神仙雞便要上飯菜了姓王的暗示僕人叫他把奶油桂魚拿來候了好久却端了幾只飯菜上來申屠先生道菜也齊了酒醉菜飽我們用些稀飯罷姓王的道且慢還有菜咧申屠先生道沒有了還是吃飯罷姓王的道實不相瞞今天冒犯過意多備了一只奶油桂魚請你呢這是出奇制勝的法子果然先生敗在這遭了這是鬧的玩意兒請勿介介稍停用了桂魚吃飯不遲申屠先生正色道照數術推算今天我是沒得桂魚吃的食之恐怕不祥讓我告罪先吃飯罷姓王的道我廚子手段還好做奶油桂魚是他

爲有的竟異想天開、扮成乞丐或貧人游戲市廛間專門找事。那一般窮宗室與旗人。錢雖不多勢力却大。更是倚勢橫行。漫無忌憚。因此北京的顧主。別看他衣服襤褸。樣子甚窮。有時惹起來。却是勢力甚大。從前開店的。頗有因爲慢待這般人。碰過大釘子。吃過大虧。所以全都相戒注意。越是見着衣服不整齊不華麗的。越要特意招待。這不並是關乎他的商業道德。實在還是從勢力一方面擠出來

的拿手。請先生嘗些說着便喊僕人端菜僕人道菜齊了姓王的道還有奶油桂魚咧快去端來僕人臉色蒼白瑟縮道桂魚沒得了姓王的怒道胡說我剛才親眼瞧見廚子洗的怎麼沒有快去快去僕人又囁嚅道回老爺話小的闖了禍咧姓王的道這個停會兒再說先去把魚端來僕人又囁嚅道剛才小的從廚房裏端了一盆奶油桂魚出來走過水門汀上不知誰丟的香蕉皮小的沒留神踏上了一滑連人連菜跌了一交恰巧有只狗在旁邊跑上來咬了半條魚奔去吃了所以賸下的又髒又不恭敬不得客了小的眞是該死說罷垂着頭不敢擡起來聽得合座的都嘆了一口氣姓王的也倒抽了一口氣道罷了下次要當心僕人應了一聲是便走開了姓王的才立起來向申屠先生深深一揖道佩服佩服申屠先生道不敢不敢快些請坐我們應當知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便是吃一些東西也有天數在裏面不可强求强求

的到了現時情勢大變從前的風氣既已轉移從前的特異勢力亦經消滅雖然亦有在位有勢的闊人然而全是持着炫耀主義一舉一動都要特意表出他的富或貴爲的是使人一見便知所以現在只有冒充富貴的絕沒有裝作貧賤的商店的夥友又是勢利眼的多常言說『能諂人者能驕人』他一方面既可認定有錢有勢的人去竭誠趨承不致得罪一方面就可裝眉做樣去驕慢普通的顧

必有報應我也非神非仙不過照我的數術推算確有幾處很驗的罷了說得座中個個點頭也有兩個平時不信玄虛之學却也無話駁他不過心裏總有些疑爲偶逢其會那拭卞道你怎知道的伯英道當時我也在座所以知道得很詳細潤生抹了一抹鬍鬚道是啊玄虛之學雖然不可全信却也不能不信大概天地之間數理之學是很有意思的就像交易所一業跡近賣空買空有好些人失敗在裏面雖咎由自取其實也是天數可算得上海商業的一刼小婿楊心田他也擠到交易所裏去我勸了好幾次伯英你也留神些爲是我是多嘴呢伯英道老伯教訓眞是金玉之言我也想另謀個商業做做交易所弊端百出將來一定有大禍臨頭的不是久安之局前天我也叫申屠先生相了一相面他說我今年財是可以旺的不過有些災殃須要急流勇退方始可免所以很擔着心事咧他說佩霞今年要見兩次喜却也要遭兩

客•況且前清時•作官的照例不許兼營商業所以從前他們的驕橫•倘是假勢欺人•不敢公然去『叫字號』•民國以來•此制已廢•越是够的上『闊』字的闊人物•越開的各色商號多•眞是旗幟鮮明•倘有何人敢惹•於是夥友們也就越發的驕慢起來•所以現時北京商店習氣漸壞•實是由有恃無恐沒有畏憚方面變出來的•市隱君前次說是因有南方夥友北上•受了惡的傳染•那倘非探本之論•所謂

次喪錢財川流不息如今他在交易所裏很掙錢娶了綺緣老四已見了一喜現在他在綺緣老五那裏做做起初本是敷衍敷衍的誰知又着了迷聽說端午節又想娶回去了要是娶了那兩喜的話果然又驗了不過那兩喪却一件也沒遭遇着咧那天陶遠山也在座他又給遠山相了一個面拭圭插嘴道誰是陶遠山不認識啊伯英道你的記心太壞剛才與你在銀行裏談的那個陶伯南就是陶遠山的父親陶伯南是上海鼎鼎有名的又是巨紳又是商業鉅子又是書畫大家你總知道了他兒子遠山出名叫做六官又有一輩人叫他做阿六頭拭圭道是了是了記起來了不知那天遠山給申屠相了面怎生說法伯英道說他臉上有股浮華之氣雖然有些陰餘之福而且人很敏銳將來定有出息骨相是很好皮相因爲太瘦之故所以有些美中不足今年更要留神怕有膿血之災酒色第一少近說得遠山紅着臉開不出口

其然豈其然』呢。（待續）

劇場笑史（妙因）

據史上的傳說。諸葛亮的夫人是個醜而賢的女子。但是現今做戲的人。可以把歷史翻案。『一齣諸葛亮招親』內。把諸葛亮夫人。變了個美而不賢的婦人。做諸葛亮夫人的。都是裝扮得很美麗的花旦。有一天在某處聽見一齣諸葛亮招親。那花旦本來是太醜了。余友某君見之。鼓掌道。那就對了。諸葛亮的老婆。本來是醜的。

申屠後來知是伯南的六公子。連忙改口道。剛才所談。原是膚廓之論。作不得真。不過照他皮相論起來。確是不及骨相。他的骨相生得長身玉立。瘦小臉龐。耳朵却很大。倒是子房之相。不過皮相雖然眉清目秀鼻準嘴整。可惜口鼻距離略遠。似乎不很貫氣。上部倒很緊湊。幸而那張嘴很大。倒有氣吞江湖之概。人中也很長。壽是有的。不過睫毛太長眸子略暗。所以要遠酒色。更防有膿血之災。說着笑了幾聲。又道。我是胡亂談的。照你神氣聽來。真正是個少年英俊。不知今年貴庚多少。旁邊有人代答道。今年才十九歲。咧申屠又帶笑說道。是啊。我原說少年英俊。咧拭圭道。這也是江湖之語。算不得有道之言。伯英道。哼。你休輕視這幾句話。却也驗了。拭圭道。咦。竟又驗了麼。照此說來。他真是柳莊轉世。彿了世界上不見有這等人。罷你且講來讓來聽了。譬如聽山海經。

（未完）



直奉戰中之軼聞（續）

張黎青

中路之戰。較西路爲烈。奉軍軍官中。嗜吸鴉片者至多。有某營長臨陣後。命護兵覓一空屋。爲吞雲吐霧地。旋得一民房。頗寬敞。該營長遂入室吸烟。命護兵立屋外守望。不幸直軍方面發一砲。適中此屋。護兵四人俱無恙。而該營長已葬身於此矣。

東路之戰。奉軍成績至佳。尤以郭松林部爲最。楊柳村之役。奉軍以湯玉麟騎兵一旅爲左翼。郭松林四營爲右翼。直軍以王承斌部及某師之一團敵之。相持三日夜。互有勝負。而奉軍陣地始終未可動搖。第四日。湯玉麟以部下死傷漸多。恐敗先逃。並馳告郭松林曰。我軍不如暫退。以避其鋒。郭不可。乃於右翼中抽調三分之一步隊。馳赴左翼。爲玉麟助。結果某師之一團降。此一團固國人所稱爲最有聲譽之軍隊也。（按郭爲陸軍大學生及日本士官學校生。其軍隊僅訓練六個月云）

奉軍西路之敗極速。且亦有趣。鄒芬諭前敵將士曰。都統有令。命速退。又告後方曰。前線已敗。可速退。於是前線之軍隊退。而後方之軍隊遂潰矣。使中國軍隊中之將領。

直奉戰中之軼聞

各以鄒芬為法。是可永免戰事已。京中奉軍司令部拉苦力赴西路。搬運傷兵。苦力始多逃避。不知被奉軍拉去之苦力。反大發其財。蓋已死之兵。每人靴中各有簇新番佛十六尊。苦力兩人搬一屍。各可得八元也。

報載奉軍將領之陣亡者。多言之鑿鑿。實皆未足為信也。梁朝棟之死最早。其棺木在北京鮮魚口某店中購去。至於許蘭洲。張學良。闞朝璽等。均未死。許僅受傷。張且在天津於戰事劇烈時。大捧妓女云。

直奉未開火前。白宮強趙倜與往勸張作霖。趙初猶豫。白宮謂花車已備。請勞駕一行。以挽危局。趙遂行。見張作霖後。張告趙云。且待奉軍打幾個勝仗後。再說調和。當時張固以必為勝也。



